

아홉살 인생

九岁人生

[韩] 卫奇哲 著

灵儿 译



哈尔滨出版社

九岁人生

卫奇哲 著
灵儿 译



哈尔滨出版社

4393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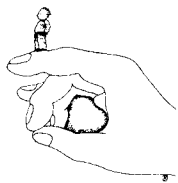
目 录

- 感受世界的年龄 · 1
- 丛林里的新主人 · 6
- 妈妈的英勇骑士 · 14
- 肮脏的孩子 · 27
- 所有轮子的终点 · 33
- 土窑奶奶 · 38
- 在丛林中的战斗 · 44
- 在学校里 · 53
- 送信差事 · 64
- 毫无用处的人 · 72
- 金龟子老头 · 87
- 女人的心事 · 98
- 下雨天 · 108





- 幸运带来的混乱 · 112
- 爱情是令人烦恼的事情 · 124
- 令人伤心的离别 · 130
- 黑鹰还好吗 · 137
- 黄方框 · 146
- 普通的孩子 特别的孩子 · 154
- 躲在屋子里的人生 · 162
- 单臂河菩萨 · 172
- 糟糕的野游会 · 181
- 在丛林里的放浪 · 189
- 回到家中的放荡儿 · 201
- 接下来的故事 · 206



感受世界的年龄

就没有选择这一点而言，命运是公平的。任何一个人在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都无法去选择自己的父母和出生的环境。

当我在一定程度上有了自己的想法和独立思考能力的时候，我就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我记不起五岁之前所发生过的事情，那五年我就像生活在迷雾里一样，一切都是蒙蒙的。那时，爸爸还经常逗我说，你想不起来三岁时的事情了吗？爸爸说我是从大桥下面捡来的。这些话给我幼小的心灵笼罩上了一种不安和恐怖。

我并不是爸爸从大桥下面捡来的孩子。爸爸和妈妈曾经生活在釜山，爸爸曾是个码头的地头蛇，妈妈是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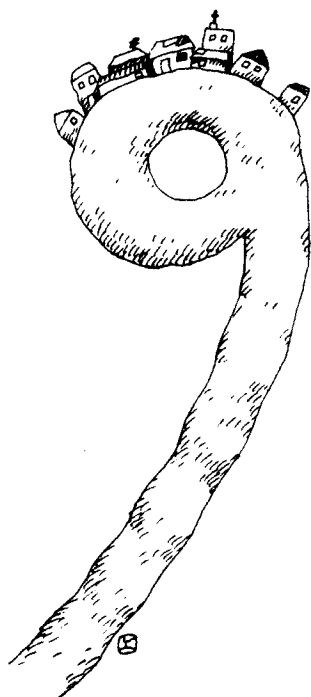
穷人家寡妇的闺女。两个人深深地陷入了爱河，在结婚之前妈妈就已经怀上了我。这件事情也并不是他们所期望的，但是，不是所有的命运都会在计划内降临，我也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没有计划的事情并非就会酿成不良的后果，自从妈妈有了我之后，两件事情悄然地发生了变化。一是死活也不同意这桩婚事的外婆在无奈中终于答应了下来；二是爸爸从此金盆洗手不再去做地头蛇，开始精心打理起家事来。

就这样过了不久，我就来到了这个世界。

我一时无从感受到这个世界的是是非非。世界在我的眼睛里只不过是不足十米半径的空间，在尿布湿了或者肚子感到了饥饿的时候才意识到了世界的不好，但是与此相反的时候就会感到无比地快乐与幸福。只要妈妈一从视线里消失，我就笼罩在恐怖当中一直哭个不停。

随着一天天地长大，我渐渐地感受到了这个世界的宽广。在我五岁的时候，我们一家人从釜山搬到了汉城。我们坐了一整天的火车，这时我更加深切地体会到了世界的广阔无边。我记得最清楚的事情就是躺在妈妈的怀里看到的窗外漆黑的夜色。我拼命地使自己保持清醒，生怕待我睡着之后妈妈会把我抛下，无论世界有多





宽多广，妈妈的怀抱才是我所关心的全部。

到了汉城之后，我的世界就一直没有得到过安宁，在一年里我们要搬上两次家，每当这个时候我都要努力去适应新的环境。

就在我要进入小学的那一年（我比其他的孩子早上了一年学），我们借宿到了爸爸的一个朋友的家里。我还能清楚地记起从那个时候开始发生的一切事情。爸爸的朋友有着一口污黄的牙齿，他的妻子的颧骨很高，还有个整天哭闹不停的小姑娘，加上邻居家傻里傻气的丫头，还有还有……

我们在那里生活了两年，但是心里总是有种漂浮的感觉，毕竟是借宿在别人家里。因为这个缘故，妈妈整天把提醒我的话挂在了嘴边，我也很清楚地知道妈妈唠叨不停的原因所在。但是，我在这儿生活的期间里结交了许多的朋友，从他们那里学到了不少的东西。在这之前，我们总是搬来搬去的，所以很难像这样可以交到朋友。

两年后，我们又不得不搬家了，那是我刚要上三年级的时候。

爸爸告诉我，我们要搬到山顶上去住。当时还算不上懂事的我对即将要搬进的新家有了很多浪漫的幻想，

还时不时为此感到骄傲，把这件事情讲给我的朋友们听。

当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走到新家的时候，我不能不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失落。我想像中的那间白色的玻璃屋也成了泡影，呈现在眼前的是即将要倾倒下去的板子房。梦想与现实要是能够一致那该有多好啊！但是事实却往往不是如此。

我拿着破旧的行李卷还有零碎的生活用品爬到了新的世界里。

那时我九岁。

西方的一位作家曾这样说过：“如果不是生活在极其幸福的家庭中，那么九岁便是感受世界的年龄。”幸亏，我的九岁时光算不上幸福，所以我也开始渐渐感受起人生来了。





丛林里的新主人

“来，这里就是我们的新家！”

爸爸把扛在肩上的包裹放了下来，向周围看了一下，他的脸上挂满了自豪，妈妈也笑得像个天真的孩子。阳光暖暖地照在了屋顶上。

这里就是我们的家。爸爸的这句话带给了我奇妙的感动。“我们的家”这个词语对我来说并不熟悉。在此之前，我们一直借宿在爸爸的朋友家里，那里并不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家。“我们的家”就意味着从此以后不需要再去看别人的眼神，我为此而感到兴奋。我赶快跑到了屋子里，仔细地看了一下里面的每一个角落。

但是，屋里的一切没有我想像的那样好。我一眼就看到了墙角的一处堆在筐里的水泥，感觉到说不定哪一



天房子就会塌下来,即使是不会塌下来也会抵挡不住大风的侵袭。打开房门更是让我感到吃惊,屋里杂乱无章,报纸零散在四处,还夹杂着一种腐烂的味道。

但是,一个兔笼子出现在我的视线里,我指着那个箱子朝妈妈喊着:

“妈,妈,这里有个兔笼子!”

虽然里面没有兔子,但是里面剩下的干草和几根兔毛使我可以想像出曾经生活在这里的可爱的小兔子。

“妈,我可以养一只小兔子吗?”

我抓着妈妈的衣角问个不停,可是妈妈却没有理我,妈妈关心的不是兔子的家,而是我们这个家。

“妈,您就让我养一只小兔子吧!”

我又问了问妈妈。这要是像当初借宿在别人家的时候的话,妈妈肯定就会一口把我拒绝了。

“是呀,到哪里去弄只兔子回来呢?”

就凭妈妈的这句话,也让我感到了非常地高兴,在这间破旧的房子里,是这个兔笼子给了我一丝的希望。

在爸爸的朋友家里借宿的时候,我曾经在路上捡到过一只小狗,但是我却无法把它领到家里喂养。因为妈妈那一关肯定是通不过的,这一点我很清楚,还有,就



算爸爸的朋友心地再善良，也是不容许我去养这只小狗的……

但是，要把一只还没有睁开眼睛的小狗丢在路旁不去管它，对于七岁的我来讲，是件非常残忍的事情，我抱着那只可怜的小狗在外边待到了天黑。

如果不是遇见了爸爸，那我可能就要在外边过夜了。我把我的苦衷讲给了爸爸，还夹杂着一些眼泪。听完我的话，爸爸笑了。

“小子，我儿子连这点小事都做不了主吗？”

爸爸从我的手里把小狗抱了过去，朝着家里走了回去，然后把主人家的孩子叫到了一起大声地喊了几句。

“孩子们，今天我送给你们一样礼物！”

没有人会抗拒不花钱的礼物，主人家里的孩子乐得嘴都要咧开了，大人也没有提出反对意见。

多亏了爸爸的智慧，那只可怜的小狗才会在我们家里待了下去。这是件令我非常高兴的事情，但是从此以后小狗不再是我个人所有！“是我们的”和“是我的”——这种差异使我感到无比地难过。

那天晚上，我用被子蒙住了头，在里面大哭了一场。父母一向都是最了解自己的孩子的，爸爸轻轻地在耳边说了几句话：



“无论别人说什么，那只小狗就是你的，只不过是大家一起照顾罢了。他们虽然给小狗饭吃，但是小狗的生命是你给的呀！”

爸爸是个非常有智慧的人，所以我非常喜欢他，也非常尊敬他。其实爸爸也为着小狗的事情感到伤心，所以今天我们一家人就搬到了这里。

这回，别说是小狗，就是养一头牛也不会有人来干涉我们了。无论这个家怎样破旧，毕竟这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家。

* * * * *

没有多久，家里也收拾得差不多了，爸爸第二天就开始上班去了，剩下的家务事就都是妈妈的了，五岁的小妹儒云也可以搬一些小东西。

儒云几天来一直也没有适应这里的新环境，刚搬过来的第一天，整天哭着喊着要回家。过了一个晚上以后，她可能也渐渐意识到，一切都是徒劳无功的，所以也就不再闹下去了。其实，新家对我来讲也是难以接受的，晚上的那种凄凉就像睡在旷野当中一样。



我们家在这里也是处在最高地段的。

山的对面是茂密的森林。这里和森林之间有一道铁丝网拦着，铁丝网的一部分从我家这里经过，穿过铁丝网的另一处还可以看到花丛和小溪，但是就是望不到人家。

铁丝网的两侧是完全不同的两个世界。这边人烟聚集，那边却原原本本地保存了大自然的一切生机。我非常不理解这一点，我经常靠在铁丝网上想，要是我家能在那一边就好了。

“儒敏，吃饭了！”

我跑进了屋子，刚刚过糍糊的屋子里的那种气味还没有散掉。

“妈，我们和爸爸说一下，搬到那边去住吧，好不好？”

我一边吃饭一边和妈妈谈这件事情，可是妈妈没有回答，只是朝着我笑了一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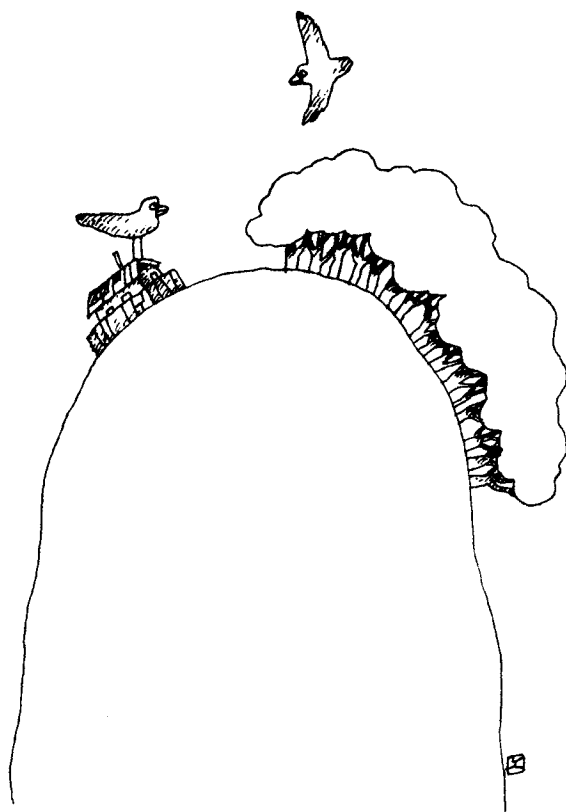
“那边不行！”

“为什么？”

“那边已经有主人了。”

“山也有主人吗？”

“不仅是山，所有的土地都是有主人的。”





“但是那边连一座房子都没有呀！”

“即使是没有房子，也是有主人的呀！”

“没有房子，那么那个主人要睡在丛林里了？”

“不，他的房子在别的地方，山也是属于他的。”

“为什么这座山要属于他？”

可能是我的问题太尖锐，妈妈一时没有回答出来，她也无法用一两句话向我解释清楚流传了数百年的私有制的经济学。

“那是那个人的财产，即使不住在那里也是属于他的。”

“那么，我们也有像他那样的财产吗？”

“没有。”

“为什么没有？”

“因为我们穷。”

“我们为什么比他穷呢？”

妈妈一下子答不出来我的问题了。其实我也清楚，“贫穷”在大人们的心里也永远都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大人们每次提到这个话题的时候都显得非常黯然，我不再向妈妈提问了。

“从今天开始那片丛林的主人就是我们！”

“你说什么？”

九岁人生

“既然谁都可以白白拥有，那么我们也可以拥有那片丛林的。”

妈妈笑了笑，抚摸了一下我的头。

那天晚上，我拿出一张纸，在上面写道：

“这片丛林也属于白儒敏。”

